

J O H N
H E R S E Y 著

求

思

譯

• 1 9 4 6 •

合羣出版社印行

記
原
子
彈
下
的
廣
島
(全譯本)



記原子彈下的廣島

原 著 者 J O H N H E R S E Y	譯 者 求 思	發 行 者 合 羣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呂 班 路 六 號	定 價 每 冊 國 幣 貳 千 圓	(S) 0001 2000
---	--------------------------	--	--	---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譯前記

本文原載美國的紐約客 (New-Yorker) 雜誌，本埠的大美晚報加以轉載，現在的譯文乃是根據大美晚報譯出的。紐約客用了整整一期專載這一篇文章，大美晚報依文內節目分四天登完，每天幾乎佔去全報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謂鄭重其事了。據說，當登載本文的紐約客在全美國各州市的報攤出現時，數小時之內銷售一空。訂購再版本的函電不斷送去編者處。英國等處的報紙紛紛請求轉載權。無綫電廣播公司也由電話中請赫爾塞讓與出版權。這實在是年來世界各地出版界少有的現象。

作者赫爾塞 (John Hersey)，寫過一部題名阿丹諾之鐘的小說，經好萊塢

的電影家編製成電影，已在本埠上映過了。並且聽說，他這部小說也已經譯成中文了。據前些時的報上說，他現在在中國冀東寫小說，也為美國的報紙刊物寫通訊。他原是魯斯主辦的時代（Time）雜誌的通訊員，不過他的態度却是公正開明的。因為阿丹諾之鐘的成功，極端反動的魯斯，震於他的名望，對他也不得不稍存幾分客氣呢。

據報上說，他同魯斯和司徒雷登一樣，都是傳教士的兒子，也都生長在中國。二十五年前，天津青年會有一個美國幹事，中國名字叫韓慕儒，我疑心便是他的父親。韓慕儒在中國沒有什麼名氣，因為他同一般西國教士一樣，態度相當專橫，他的青年會同事都不滿意他。如果本文作者真是他的兒子，可以說是出乎其類的「犂牛之子」了。

在民主週刊第二十五期，有所寫的『揭穿魯斯的宣傳伎倆』一文。關於魯斯（Henry R. Luce），重慶美國新聞處的華茲先生（Richard Watts）說：『魯斯生在中國，因此大有理由相信，他已經決心效忠於他的降生地的專制政體了。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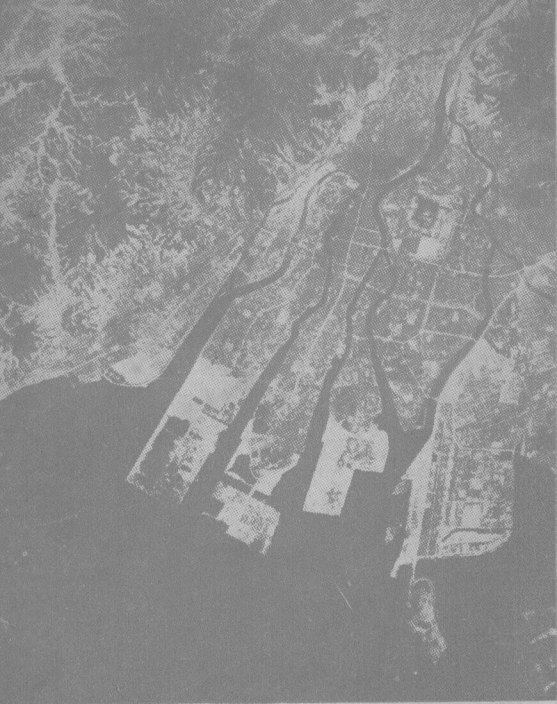
然他深知這政體的落後和腐敗，但他依然用了他那傳教士家庭特有熱情來加以擁護。』華茲先生的話用來說魯斯，大致是不錯的。而且在魯斯以外，生長在中國的美國人，與魯斯作風相同的也大有人在，雖然表面上不像魯斯那末露骨。但我不相信這是唯一的理由，赫爾塞便是一個反面的證明。

赫爾塞是通訊記者，同時是成功的小說家，所以他這篇報告兼具文學的成分，換一句話說，是可以當小說來讀的。至於其中的內容，見仁見智，不能盡同，譯者所要知道的是開創戰術新紀元的實際情形。讀了這篇報告，至少我們可以知道兩點：第一，原子彈的殘酷性，主要地發揮在人民大眾身上。全世界的人民大眾應當趕快聯合起來，揭穿贖武的帝國主義的反動分子的陰謀，用全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第二，原子彈可以毀滅防備不充分的城市，但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關於這一點，最近華萊士和斯大林兩先生有過很透闢的說明，可以不在這裏復述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求思記。

補記

本書正在排印時，聽說美國政府已經下令禁止赫爾塞廣播，並不准把此書作『戲劇式』的傳布。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文武官吏不斷以新武器之發明向世界誇耀，公然以原子彈爲「神聖的託付」。似乎他們唯恐世人不知原子彈威力之大。可是等到赫爾塞把原子彈的慘酷性據實記述出來時，他們又汲汲加以掩蓋了。常言道，『事實勝於雄辯』。從古以來的反動分子，沒有不畏懼事實的。反動分子所畏懼的，便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所歡迎的。但爲了這個原故，赫爾塞此書也就有在中國傳佈流通的必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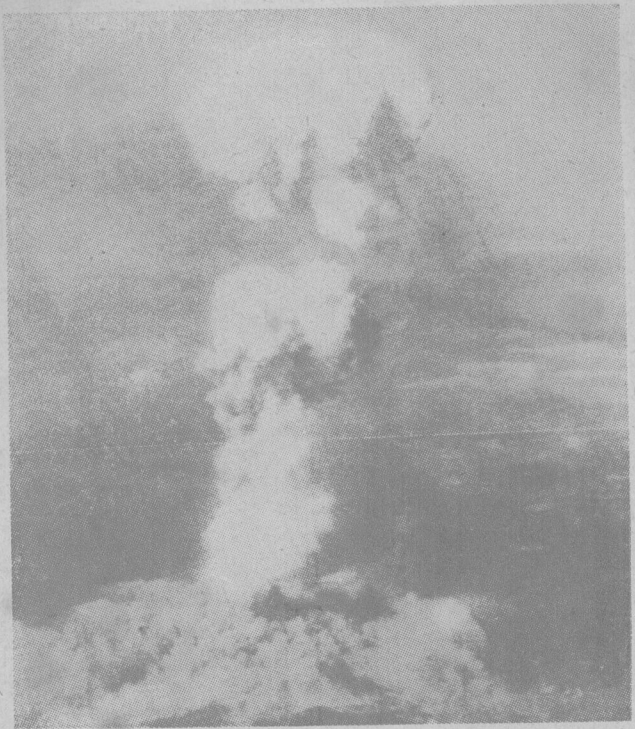


島廣的前炸未彈子原

廣島昔為日本重要工業中心，原子彈投下四個月後，幾成一片白地。下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照像。

擲彈四個月後的廣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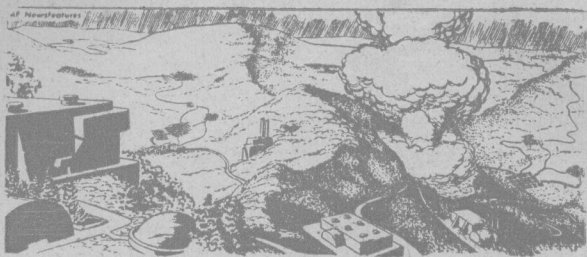




島廣的時炸初彈子原



原 子 彈 炸 後 的 廣 島



廣島的教訓

廣島所得經驗證明，原子彈之炸毀性，灼傷性，放射性，皆可用防空洞避免。其他防範方法為不用玻璃和易碎品的堅固建築，化整為零的城市，定居陵谷分隔的掩蔽區域，發展電力和交通的交替來源。不過，原子彈降落之地，必有許多死傷。唯一可靠的防範是禁用原子彈，或杜絕戰爭。

· 目 次 ·

- 一、無聲的閃光……………(一)
 - 二、火……………(一九)
 - 三、詳情在調查中……………(四七)
 - 四、稷與小白菊……………(七五)
- 插圖(五幅)

一
無聲的閃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日本時間早八點十五分正，當原子彈在廣島上方閃光的時候，東亞製罐廠人事科書記佐佐木小姐剛坐在工廠辦公室的座位上，轉過頭來對隣桌的少女說話。在那同一時刻，藤井醫生，在他那俯臨中分廣島的七條河流之一的私人醫院的前廊上，盤着腿坐着讀大阪朝日新聞；縫衣匠中村的寡婦站在她的廚房窗子旁，看一個隣人拆他的房子，因為那所房子阻住一道空襲防火巷；耶穌會的德國教士威廉·克林索格神父，在他那教會住宅的三層樓上，穿着汗衫躺在床上，讀一本耶穌會的雜誌時代呼聲（*Stimmen der Zeit*）；紅十字會醫院年青的外科醫生佐佐木，在醫院中的一條廊子裏走，手裏拿着一種血的標本去作梅毒試驗；廣島美以美會的牧師谷本先生，停在西郊一個富人的宅門前，準備卸除一輛滿載東西的手車，因為大家認定廣島要遭受C-109型飛機大量的轟炸，所以他把這些東西從市內運出來。那顆原子彈

殺掉十萬人，以上是殘存者中的六個人。他們依舊不明白他們何以活下來，因為那末多別人都死掉了。他們每一個人數說使他們免於死亡的小節目——一個合時的步驟，一個走進室內的念頭，搭了一輛適當的電車等等。現時大家知道，他們是九死一生，死者實際的數目比他們所想像的多。在當時，他們都一無所知。

X X X X X X X

谷本牧師在那天早晨五點鐘起床。他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裏，因為他的太太帶了他們一周歲的孩子去北郊宇志度的一個朋友處度夜。日本所有重要城市，只有兩個，京都和廣島，未經□先生（日本人懷着尊敬和憎惡的混合感情這樣稱呼□—□型飛機）大舉造訪；谷本先生同他所有隣人和朋友一樣，幾乎憂慮出病來了。他曾經很不安地聽人述說吳港、岩島、德山和其他附近城市遭受大舉空襲的情形；他相信不久就要輪到廣島了。前一晚他睡得不好，因為有過幾次空襲警報。幾個星期來，廣島幾乎每夜發出那樣的警報，因為，在那時，B—29型飛機用廣島東北方的琵琶湖作集合點，不拘美國人要轟炸哪一個城市，那些超級空中堡壘總穿過廣島附近的海岸。警報的頻繁和B先生的久不光顧，使得廣島的居民惶惶不安；有一種謠言說，美國人把一種特殊的東西留給本市呢。

谷本先生是一個小個子，喜歡說話，容易笑，也容易哭。他留有很長的黑頭髮，在中間分開；他那突出的前額和細小的下頷賦給他一種奇特的神情，稚氣而聰明，軟弱而火性。他的動作是躁急的，但具有一種約束力，使人知道他是一個謹慎的有思慮的人。在原子彈降落前那些不安的日子，他便露出那些品質。既經把他的太太送去宇志度過夜，谷本先生把所有可移動的東西，從稠密的居住區長良川的教堂中，移去離市中心兩哩路的一個人造絲製造者的房子。那個人造絲業的松井先生，把他當時不用的住宅公開給他的許多朋友和相識者，因此他們可以隨意把他們的東西從可能成為轟炸目標的區域移來這裏。谷本先生不難用他的手車裝運椅子，讚美詩，聖經，祭壇裝置，和教會紀念品，但那架風琴支柱和一架直立的鋼琴却需要別人幫忙。在前一天，一個姓松尾的朋友幫助他把鋼琴運出來；作為答報，他應許今天幫助松尾先生把他的女兒的東西運出來。這便是他起身這末早的理由。

谷本先生煮他自己的早餐。他覺得非常疲乏。前一天搬運鋼琴的勞動，一夜的失眠，幾個星期的憂慮，不平均的飲食——合起來使他覺得不適合當天的新工作。還有另外一件事：谷本先生曾經在美國的伊摩力學院研究神學；一九四零年才畢業；他能說很好的英語；他穿的是美國式的衣服；在戰爭開始以前，他曾同許多美國朋友通信；因此，在一個嚴防間諜的民族中

聞，他愈來愈覺得不安。警察盤問過他幾次。就在幾天以前，他曾經聽說，東洋汽船公司一個姓田中的退職人員對人說，谷本是靠不住的。田中是反對基督教的，他在廣島以「慈善家」兼土豪著稱。爲要對大家表明他是一個好日本人，谷本先生曾經担任鄰誼會的主席，因此，在他的其他職務和憂慮之外，又加上二十來家的防空組織事務。

在那天早晨六點鐘以前，谷本先生啓程去松尾先生家。到了那裏，他發見，他們所要搬運的是一個裝滿衣服和家用品的大日本櫃。他們兩個出發了。那天早晨十分晴明，而且是那末溫暖，令人預期那一天是不安全的。在他們出發後幾分鐘，警報發出了——表示飛機臨近的一長聲，廣島的人們認爲沒有多大危險的，因爲每天早晨這時刻，當一架美國氣象飛機飛過時，總要響一聲的。他們兩個把那輛手車連推帶挽地穿過市街。廣島是一個扇形市，大部分橫在由七條河流（太田河的分枝）切成的六個島上；它的主要商業區和住宅區在市中心，佔地四方英里左右；它的人口經過幾次疏散，從三十八萬的戰時最高峯，減縮爲二十四萬五千人。工廠和其他居住區，或郊區，緊接市周圍。南方有船塢，有一個航空港，有島子散布的內海。三角洲的其他三面被大山環繞。谷本先生和松尾先生穿過已經擠滿人的鬧市中心，然後跨過兩條河，來到高野的斜街。當他們走上遠離稠密的房舍的山谷時，解除警報發出了。（只查出三架飛機的

日本雷達人員，以爲這些飛機是從事偵察的。）把手車推上那個人造絲業者的住宅是使人疲勞的，當他們既經把車子推上汽車路達到門階前時，他們停下來休息一下。住宅的一翼把他們站的地方與城市隔開。正如日本這一帶的大多數房子，那所房子由一個木架子和木牆壁架起一個沈重的瓦屋頂。它那堆滿一捲一捲的被褥和衣服的前廳，樣子好像一個堆滿厚墊子的納涼洞。房子的對面，前門的右方，有一個很考究的大石頭花園。沒有飛機的聲音。那個早晨是靜寂的；那個地方是清涼的，愉快的。

於是一道可驚的閃光劈過天空。谷本先生清清楚楚地記得，那道閃光由東方移向西方，由城市移向山崗。那好像一片日光。他和松尾先生都懷着恐怖來應付——他們都有應付的時間，因爲他們離爆炸的中心有三千五百碼或兩英里遠呢。松尾先生衝上臺階，進入房中，鑽進被捲中，把自己埋在那裏。谷本先生走上四五級臺階，然後投身在花園內兩塊大石頭中間。他被其中一塊擠得幾乎不能出氣。因爲他面對石頭，他看不見經過的情形。他感到一種突然的壓力，於是碎板子和碎瓦片落在他身上。他未聽見轟鳴聲。（廣島幾乎沒有人記得聽見任何炸彈聲。但是在近通津的內海中，有一個乘坐舢板的漁父，看見那閃光，並聽見一聲可怕的爆炸。谷本先生的岳母和妻妹與這個漁父同住。這個漁父所在的地方離廣島將近二十英里，但那轟鳴聲比